

畫家高克非：綿延不絕的齊家精神



高克非作品



高克非與自己畫的齊白石像合影。



高克非山水畫



主辦單位
深圳市關山月美術館、
北京美術家協會 展覽部

2013.08.09 - 2013.08.18

現代社會，對於藝術家的關注多來自於兩點：拍品和行為。似乎藝術家的價值除了與他的展覽次數，拍品價格掛鉤外，藝術家這幾個字只能躺在詞典裡等待被翻閱。像是齊白石這樣的藝術大師，身前身後名固然重要，但如果這樣的大師的作品只限於紙墨上，未免令人遺憾。「齊派藝術應該走得更遠。」這是齊白石再傳弟子高克非的理解。高克非日前在深圳舉辦了自己學藝30年來的第一個書畫展，談及為何數十年來才有了自己的展覽，他說，只是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齊派藝術仍然在延續和發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張瀛戈、李薇
攝：張瀛戈

在同門師兄的眼裡，高克非表現得有點和現代藝術家「格格不入」：總是一襲白衫，手執折扇，神情恬淡。只要開口聊藝術，他就滔滔不絕，尤其聊起中國繪畫，如數家珍、不急不躁，綿綿不絕。「老北京」高克非承襲齊門的書生傲骨和反覆錘煉的詩書傳統令他沉澱厚實。高克非自幼學畫，少年勤奮，又天資聰穎，並拜得王慶受、婁師白為師，成為齊白石的再傳弟子。他也因為癡迷於藝術，拋卻了當年如日中天的IT業，棄鍵盤執筆管，選擇了一條藝術的「寂寞之道」。

「中國畫很講究和寫文章一樣，畫面講究起承轉合，通過物象把自己想法表達出來。和寫詩也是一樣的，表達一種心境。」這是高克非對記者強調最多的一句話。「起承轉合」四個字不僅道出了他的作畫之道，更成為了他做人做事的守則。

天注定的緣分 從藝齊派藝術

高克非1968年生於北京，自幼酷愛繪畫。小學期間繪畫作品多次在北京市少年繪畫比賽中獲獎。曾於北京市朝陽區教師進修學校有幸得到周思聰、金鴻鈞等畫界前輩的頒獎。1979年他拜齊白石入室弟子王慶受先生為師，正式學習中國畫。拜師學藝這件事情對於高克非來說就像是人生中的「啟」。他對於恩師之教誨至今念念不忘，所謂「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但在高克非眼中，這位「師傅」對他的影響似乎更重要些。

在他為恩師撰寫的文章中，他提到：「先生身材偏矮，背略駝，面容雖清瘦，雙目卻炯炯有神。談話音輕而言語斯文，於高興處喜振嘴而笑。我當時年幼，不過一清貧學子，先生教我，亦不取分文。我每次帶去四尺整紙生宣四張，充作學費，先生則取一張，裁四分

之一為我作畫示範，範畫贈我以便臨摹學習。因身居窮鄉，先生囑我每次前來，必須帶些近期的《參考消息》給他，我便每次無一間斷，直至先生去世。」

高克非還對恩師的嚴謹教學念念不忘。他回憶，先生傳藝非常嚴肅認真，我每次帶去數十幅習作呈閱，先生逐一看過且以藍色鋼筆逐一修改。每每見到我有一點進步，先生於誇讚之中常常露得意之情，其神態至今難以忘懷。先生每次為我作畫示範之前，先研墨半小時，言白石老人一貫如此。待作畫時，先生遂令家人迴避以圖室內之清靜。先生作畫前總以指甲在紙上輕輕勾畫以作構圖，作畫時聚精會神，輕而無語，惟到重要之處方輕聲提醒我注意觀看。待畫完後再為我講解畫法與構圖，每次畫完，先生必將畫幅懸掛於牆上，與我邊講邊看，於不盡意處取下再補數筆。畫前畫後，其筆洗中的水始終清澈，言白石老人亦一貫如此。

「記得先生那方形畫案亦是飯桌，有時畫到天晚，先生留我吃飯，我便幫先生將筆、硯等物由桌上搬至別處……先生的最後時光即是在如此簡陋的環境中度過的。我至今未能忘懷的是那陋室雖簡，而每次前去都能得見先生掛於壁間的新作；雖是木樑土屋，卻有雅致的盆花、盆景點綴其間；雖然窗外雞鳴犬吠與畫室中先生文雅的歌談吐極不和諧。而我每次由先生之陋室回到自己的樓房住處時，常想着盡快在這強於先生數倍的環境中練好這次之所學，以便盡快再次回到先生身邊聆聽教誨。」

從師以來，恩師的點滴行為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着高克非，潛心、淡薄、精進這些關鍵詞成為了他學藝之路上收穫的財富。也正因為如此，直到今年，他才開辦了自己學藝30年來的第一個個



高克非因兒子屬豬因此作品中多以豬為主題。



高克非作品

人展覽。因為對於他來說，齊派藝術就是齊白石老人所說的「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太似為媚俗，不似為欺事，要通過形把神表現出來，不是單純表現物體的外形。最終是要給人帶來美感。」

齊派藝術的繼承與發展

高克非的作品繼承了齊門的三個傳統：筆墨上的錘煉、構圖上的奇絕、內容上的巧思。而這一切便得益於他的虛心求教之路。在王慶受之後，高克非又拜著名花鳥畫家張世簡為師，但他始終不能忘記對齊派藝術的嚮往。1990年他拿着自己的畫作，找到齊白石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婁師白先生家中求教。此後的20年間，他拜婁師白為師，系統地研習齊派畫風。

他認為中國畫講動感，講變化。因此，畫畫追求一種和諧、雅致。藝術帶給人的是心靈的洗禮，譬如看一幅好畫，心煩的人看了能靜下來。為什麼古代能出那麼多的名家名作？就因為他們潛心研究，作畫猶做人，不是擺開一副大師的樣子，就能成就大師。觀察、揣摩、追尋、拿捏，每一個環節都要絲絲入扣，甚至「墨該研到什麼程度，紙張選擇什麼質地，都是應該有所度量的」。

當然，每一個藝術家都希望自成一派，風格自成一體，但高克非覺得，揣測自己獨特的東西，要形成獨特自我風格非易事。他曾經選擇從題材突破，在自己的兒子誕生後他開始嘗試畫豬（兒子屬豬），這就是其中「承」和「轉」，因為水墨畫真正畫豬的人不多，豬並非像魚蝦蟲鳥般動、靜相去甚遠，豬本身是偏靜態的，動態沒什麼變化，因此，抓得住它的要點和神態是一種很大的挑

戰。但高克非還是想要嘗試，他希望能用學藝以來的齊家鑽研精神找到畫豬的切入點。

高克非的中國畫不因簡而單薄，不因少而空洞，不因畫日常之物而缺少情趣。他畫的棕櫚自有筆法，他的指墨疏果爽利而潤澤，尤其是他畫的《官上加官》、《誰黑》、《大肚能容，笑口常開》，於筆墨外更顯添出個人的風貌與趣味。他將骨子裡的書生傲骨和老北京的和氣融為一體，因此，他的畫作總是畫中有味，畫外有情。

「功夫在畫外」——高克非時刻這樣警醒自己，承襲和發展齊派藝術，並非只是在畫作上的傳承，詩、書、印都應該是有所理解和鑽研的內容。

心行合一成就藝術之路

高克非不僅能畫，亦是一位書畫鑒藏高人。對20世紀京派諸家，尤其對齊門一脈，他無不諳熟於胸。和他一同工作過的師兄曾回憶說：「如過問題請教克非兄，他有問必有答，且分兩種：一種是『我拿不準』，他必在當晚研究或請教師友；另一種則會道『我負責地說』，直陳他的觀點及依據，不含糊、不躲閃，顯示出克非兄於書畫鑒定上的邏輯與嚴謹。」高克非醉心於國畫藝術研究，也正因此，他的畫作不標新立異，而是實實在在一步一步地學習白石老人畫風。「齊老的畫作講究感情，需要情緒，如果沒有內心的沉澱和文化的積澱，也許做再多的臨摹都是無用的。」高克非說，藝術生命的傳承和發展遠比一時的成就重要，我願意用更多的時間去研習、挑戰、突破，在歲月的磨礪中豐富和精進自己的藝術人生。

創作對談

文：賈選凝

《瓷與》之「短暫與恆久」

今次將繼續為大家介紹在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Unit Gallery成功舉辦的《瓷與》展覽。由香港藝術學院講師張焯詩策劃的《瓷與》，參展者為11位香港藝術學院藝術文學士學生。上次為大家介紹了李國維的作品《共生》，今次將介紹馮孟忠的作品《門》。兩位同學的共同點是早於三四年前在香港藝術學院修讀高級文憑課程時已接觸陶藝創作並產生濃厚興趣。教授他們陶藝的老師正是今次展覽策劃人張焯詩。

馮孟忠巧妙地利用一扇破舊的百葉木門，以精心製造的陶瓷部分補上破爛之處，賦予它新生命，作品中含有對於人及生命的一些哲學思考，亦反映着短暫與恆久。

《門》的創作概念是？

馮：《門》的創作概念是來自我平日記錄課堂或書本上的知識而來的筆記，這些知識都能夠啟發我創作的理念以及做人處世的道理，乃指路的明燈。在預備今次展品時，我需要尋找一些非陶瓷物料或物品去配合陶瓷創作，在機緣巧合的情況下，看見路邊一道被遺棄的木門，令我思索很多問題，如：破舊的木門還有何作用？而木門身上破舊的痕跡更令我聯想起人性和人的行為，這些相關人性的思維都是我從書上或課

堂的筆記得來，於是我便決定將沒用的、被棄置的木門作為非陶瓷物料，再用陶瓷創造一些筆記，將木門、重要的知識與陶瓷結合一起，讓它們相映成趣。

陶瓷與木門從材質上產生了怎樣的碰撞？

馮：陶瓷的泥土、木門的木材皆來自大自然，而泥土遇火成為陶瓷，成為一種高度耐用、具穩定性和硬度的物料，而木門的木材經過時間的流逝會腐朽毀壞，兩者有着極端的對比，有如永恆相對於短暫。我將筆記的文字刻劃在陶泥上，燒成瓷片，補回門上已破爛的百葉部分，藉着陶瓷的特質讓其得以長久保存下去；而依然是木門的部分，形態隨着時間腐朽、破舊，讓兩種物料結合在一起。

吊詭的是我創造的木門在意識及思維上永不腐爛，還能傳遞此訊息給他者。木門與陶瓷的物質碰撞令到我的概念更為突出，因為知識的傳承是永恆的，是人與人跨越不同時代所建立的文明，這亦是文字雕刻於陶瓷上的概念。

怎樣構思參與《瓷與》展覽的創作？

馮：《瓷與》展覽的整體概念是源於策展人張焯詩，她本身是一

《門》(局部)



位陶藝創作人，她近年着力探討擁有着悠久歷史的陶瓷藝術在當代藝術中的可能性及創作方向，希望為當代陶藝尋找突破創新。今次她希望藉着不同物料與陶瓷之間的碰撞能產生獨特的創作。

而我以一道被遺棄的木門，以傳統陶瓷工藝結合一起，令到木門再次產生一種效用，不再是純粹作為功能性的物品，而是結合了人的思維而呈現出不同面貌與手法的藝術作品。這亦能探索陶瓷除了傳統工藝以外的嶄新面貌，正是《瓷與》展覽的創作概念。透過木門與陶瓷的本質結合一起，兩者的本質對話產生一種新的反應，反映出文字知識的永恆性，以及物質的價值性。不同物料自身都存在着不同的意義，利用陶瓷與不同物料的結合，產生不同的作用，更能表達出自己另類的概念，這是當代藝術中藝術家需要擁有的獨特性。

《門》

